

●张春雷 / 山阳风物

光复西安的 焦作人：张凤翔

在沁阳市王召乡张庄村北地张姓家族祖坟墓碑上，刻有“张氏后代杰出人物张凤翔”等字样，简要介绍了张凤翔的事迹，号召张姓家族子孙以张凤翔为榜样，爱国图强，奋发有为，为国争光。

相传张凤翔的父亲早年丧失双亲，孤苦伶仃、性情顽劣，经常惹事生非，村中人咸惧恶之。后来张父犯事被怀庆府衙门拘捕，关押数日，衙门告知族人具保即可获释，邻居本族人竟无人敢去为他当保人。狱卒耻笑其为人竟混到这步田地，关押期满获释后，他发誓离开张庄，永不见族人。他一路西行，沿街乞讨来到西安，在一家铁匠铺做了学徒，此后便以打铁为生计。直至 30 多岁尚未成家。后经人撮合，与一落难的大家闺秀结婚。

张凤翔（1881~1958）字翔初，清末秀才，原籍河南省沁阳市王召乡张庄村，1881 年（清光绪七年）生于陕西西安府咸宁县（今西安市）。张凤翔从小天资聪颖，知书达礼，勤奋好学，1902 年考入陕西陆军武备学堂。毕业后选送日本学习军事。先入振武学堂，后升入士官学校骑科。其间，加入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

张凤翔 1909 年回到西安，在西安衙门做缮写工作。1910 年春被委任陕西省新军督练公所委员。是年冬，升任新军第三十九混成协司令部参军，接着又改任参谋兼二标一营管带。在新军期间，与康寄遥、惠看波等人将西安菊林寺私塾改为西安菊林小学，既作为同盟会的联络据点，又为国家培养人才。武昌起义后，1911 年 10 月 22 日，同盟会、新军、哥老会首领 30 余人在西安西郊林家坟秘密集会，公推张凤翔为首领，利用当日星期天真清军各级军官照例休假之机发动起义。在张凤翔的统一指挥下，即日即攻占了除满城以外的西安城全部军事要地。当日晚张凤翔召集会议，商定了以“秦陵复汉军”为起义军名称，刻制了“秦陵复汉军总司令部队图记”。10 月 23 日清晨，张凤翔亲自指挥攻打满城的关键性战斗。驻守满城的 5000 多名旗兵据城顽抗，经过一天的激战，起义军推倒一堵门墙，满城告破。战斗中陕西巡抚钱能训受伤被俘，满城守军统领文瑞投井自杀，西安城其它清军和城防部队亦反戈加入起义，西安城光复。

就在西安起义的当天，原陕西巡抚、陕甘总督升允却正在西安北郊草滩屯垦军田，不在西安城内。升允闻听西安出事，随即骑马轻装，连夜逃往甘肃，并在甘肃调集清军，南下反扑西安。张凤翔是个沉稳寡言、果断而敢作敢为，并具有一定政治军事和组织才能的人。在西安起义前后的一段时间，卓越地解决了各种起义势力争权夺位的复杂局面，果断镇压了哥老会首领万炳南的反叛势力。广泛招延贤士，集纳各种意见，并及时以“大统领”、“大都督”的名义陆续发布有剪辫、放脚、禁烟等“安民告示”。无论在西安起义还是在东西府两面抗击清军的战斗中，张凤翔都亲临前线，指挥若定，指导陕西全省各地迅速实现“反正”一统，全省平静，共和告成。1911 年 11 月陕西军政府成立，一致推选张凤翔为“秦陵复汉军”大统领兼民政长（省长）。12 月南京临时政府正式任命张凤翔为中华民国秦军政分府大都督。

鉴于西北人才缺乏，张凤翔为首的军政当局决定创办西北第一所大学——西北大学。张凤翔拟为创办西北大学，“关系于现时建设”、“关系将来之建设”和“关系于外部之防御”。因此他与甘肃、新疆两省商议后，决定全力以赴地完成创办西北大学事宜，并以原陕西政法学堂为基础，将三秦公学、陕西农业学堂、陕西实业学堂、陕西高等学校等校并入，设大学预科和法、文、商、农各专科。由于张凤翔的决心和努力，终于使西北大学在 1912 年正式开学。后张学良入西安，继续西北大学振兴事业，终于使得西安西北大学成为我国西北地区著名学府。

1913 年二次革命时，张凤翔向北洋政府妥协。袁世凯用明升暗降手法，撤任张凤翔都督。7 月，被袁封为扬威将军，并上表劝进袁世凯称帝。1915 年初，张凤翔在进京过潼关时，吟诗感慨：

屠门大觉梦一场，醒来尤未熟黄粱。

三年威信一朝失，自愧不如陆建章。

1917 年张勋复辟，张凤翔只身回陕西组织力量反对。1924 年谋驱逐军阀刘镇华在陕西势力，被刘镇华软禁，后获释闲居北平。抗日战争爆发后，不愿做日寇铁蹄下的奴隶，由北平回到西安，仍居住西安菊花园街张府巷旧居。每天读书写字，但仍不忘菊林、与刘治洲、宋联奎等人，又将菊林小学扩大为菊林中学，并兼任董事长。后任陕西省临时参议会会议员和国民参政会政员，积极主张抗日。1943 年到重庆参加参政会时，周恩来同志亲自到其住地看望。1945 年率领陕西各界代表团赴豫西各地慰劳抗日军队。

1949 年解放前夕，张凤翔拒绝随国民党去台湾，伙同几位陕西籍进步民主人士到了兰州，寓居陕人开设了安泰堂药店。兰州解放，彭德怀元帅在陶乐春饭店设宴招待张凤翔诸老，并请诸老回陕安度晚年。张凤翔兴奋地说：“共产党是宣哲清明，其言无理之不道，其行无事之不当，确是挽救此殖民地危亡中国的大救星，回陕确以秋叶余生，贡献新中国的建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张凤翔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北行政委员会委员、陕西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副省长等职，当选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北京出席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期间，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1958 年 7 月 29 日因病在西安逝世，终年 77 岁，陕西省人民政府为张凤翔举行公祭大会，安葬于西安市烈士陵园。

●相宜 / 似水流年

那条溪 那个厂



似乎一出生我就是伏牛山那条山沟里的娃儿，于是就记住了与我同岁的那个兵工厂，还有厂子北面尖尖的插棍儿山，插棍儿山右边像只拳头的山叫韩信寨。童年的欢乐，至今还留在那条连接厂子和家属院的小溪里。小溪蜿蜒十几里的样子，如今还经常出现在梦中。清澈的溪水里水草遍布，小鱼、小虾、小螃蟹、小青蛙随处可见，溪边的民居，溪上的小桥，桥头的供销社，村头的中药铺，都给我的童年留下了美好的记忆。

厂区的专用公路沿着小溪拐来拐去，像条瓜藤连着南瓜一样，把各条山沟里的车间东一个西一个地串起来。沿溪的村庄像碧绿的叶子，点缀在金黄色的南瓜之间。小溪再小，也有支流，沿着支流寻去，总能找到几户人家，哪怕是单门独户也要有一个名字，比如李沟、罗沟、三道沟等。

我的“幼儿园”时代就在这条小溪里度过。几乎每天都是在父母亲上班后，我们这帮小朋友就从家属院下到小河沟里，摸鱼捉虾。从那时起我就知道，河虾和螃蟹是可以生吃的……沿溪而上，一直玩到厂区，到机关或是车间里，找到父母报个到，疵一会儿，然后再原路返回。

“别调皮，不然就让李老五把你背走！”那时，大人总用这话吓唬我们。于是我就又记住了那个年过五旬，满脸横肉，经常从公路上走过的老头——李老五。其实，李老五很善良，家住小溪上游的李沟，专门喜欢给小孩子搞恶作剧，因此在孩子的眼里，他俨然就是一条大灰狼。每当李老五出现时，成群的顽童便躲在路边的崖上齐喊：“李老五，背个鼓，上山打老虎，老虎一回头，咬住大屁股……”李老五闻声“哇哇”扑过来，吓得小孩子拼命逃窜。

厂子弟学校在另外一条山沟里，每天上学要翻一道山梁，再跨过一道小溪，那是一条更小的溪，流经学校旁边，在下游一个叫横山的地方与工厂的那条溪流汇合，然后一起流入鸭

河水库。课余时间，跑到小溪旁捉蚂蚱、挖蚯蚓，挂在用大头针弯成的鱼钩上钓鱼。山村的孩子和我们同堂上课，下课我们便可以到小溪边的山村农家看稀罕。那个山村紧靠着学校，并沿着小溪向下游延伸。溪边街道上铺的是石板，春米的石臼、碾米的石碾盘，还有满街的牛粪味，至今历历在目。在我们这些工人子弟面前，农村娃总有一些自卑。当我们向他们炫耀冰糖、香味橡皮时，他们就向我们显摆芝麻饼、红薯干，不但拒绝同我们交换，还当着我们的面故意咬上一口再丢到地上。有道是，得不到的东西就是最好的。为此我曾偷偷拣过农村娃丢掉的芝麻饼，拿到水龙头下洗干净，然后尝尝究竟是什么人间美味。春天，满山的栋毛棵长出肥大的叶子，山民便放养起黄澄澄的柞蚕。肥头大耳的蚕宝宝总能勾起小孩子的馋虫。放学路上与小伙伴约好：偷只蚕便跑。于是我们被看山的山民追得四散奔逃，我吓得好几天不得不绕道上学。善良的山民在煮茧收获蚕茧后，会把煮熟的蚕蛹送上门，让我们这些子弟解馋，而我竟因此吃倒了胃口，以致后来很长时间，连蚕蛹的气味都不敢闻一下。

有一年我放暑假时，父亲的同事买了张渔网并邀他一起捕鱼，我哼哼唧唧软磨硬泡得到随行许可，平生第一次沿着小溪顺流而下，一路捕鱼竟然走到了鸭河水库的上游。在当地著名的东风桥下，清澈的河水在柔软的澄黄色的沙滩上静静流淌，一年多长的白条鱼成群结队，闪着银光。父亲不禁手痒，一网下去就是一兜子鱼。三下五除二，就收获了几十来斤。午后的阳光格外热烈，在桥下的阴凉里下河游泳，那可真叫一个爽！然而，回家后才发现，我平生第一次晒脱了皮。好在母亲烧的鱼味道鲜美，脱皮自然在所不惜。

按说，厂子弟学校的师资力量还是很雄厚的，无论校长还是老师，大部分都是老牌的大学生。无奈在那个时代，老师不敢教，学生无从学，教学质量如何就可想而知了。当时老师

号召学生贴校长和老师的大字报，说要从小培养我们的批判精神，特别是我们的校长还在我父亲面前夸奖我的大字报写得好，现在回想起来，那是一种多么“雷人”的冷幽默呵。学校不好好上课，学生便无事生非。伙伴中不知是谁最先发现厂子里一长溜十几辆解放牌卡车的油箱阀门很好玩；当你关上它后，汽车还能行驶一段路程，然后就“趴窝”了！得！我们立刻就变成了奇装鬼子车队的游击队。无论在任何场合，只要看到路边停放的解放牌汽车，就立马有“游击队员”匍匐前进，悄悄地钻到车子下面，关上油箱阀门。然后，大家躲在一边，看着司机急匆匆上车、发动车子，行驶几百米后“趴窝”。于是好戏开场：炎炎烈日下，司机心急火燎地支起发动机盖子，满头大汗地几乎把所有油的路和电路检查一遍，最后才恍然大悟地转到车厢右侧，气急败坏地打开油箱阀门。有的司机还弯腰抓起两块土坷垃，左右寻找乱扔一气，然后才骂骂咧咧地盖上发动机盖子，开车走人。而我们则笑得满地打滚，手舞足蹈。只是这种把戏玩得多了，司机们熟能生巧，一遇到这种情况，就直奔主题，手到“病”除，而我们也失去了继续恶作剧的兴趣。教育的荒芜必定带来人性的愚昧，我的小伙伴们还曾经干过一件更为“雷人”的事情。

在那个没有电视，很少能看到电影的年代，山沟里的孩子痴迷于一种叫做“藏老闷儿”的游戏，也就是今天说的“捉迷藏”。十几个孩子分成两拨，一拨躲藏，一拨寻找，全部找到后再“换防”。结果，有几个找人的孩子，寻觅到一处正在施工的工地上时，借着一丝灯光，发现一对民工夫妻正在忘情地“搞流氓活动”。于是，高度的阶级觉悟和革命警惕性，促使他们一路狂奔，跑到驻厂派出所报案。结果，被叫醒的值班民警，非但没有表扬他们，还揪着他们的耳朵找到家长，恶狠狠地向家长告了他们一状。第二天，当我们询问他们为什么不辞而别退出游戏，又是怎样揭发“流氓活动”的细节时，这几个家伙一个个灰头土脸，竟然没有一丝一毫的荣誉感。梦中的小溪弯弯曲曲走出大山，我们这群兵工厂的子弟也逐渐离开了那里。“文革”结束，高考制度恢复，大部分家长迫于孩子的教育问题，纷纷调离了那个厂，1990 年，那个他们呕心沥血亲手建设起来的兵工厂，实行“军转民”，先后开发生产了细纱机、农用喷灌机、大理石切割机等等。再后来为了更好的发展，新的经营者把厂子搬到了大城市，只留下一些已经习惯山中美景和清新空气的退休老工人留守在老厂。哦，陪伴我度过美好童年的那条小溪啊，你是否早已走进白河，跳入汉水，最终汇入滚滚东去的长江？你可曾记得在你出生的地方，有一个在父辈的旗帜下度过曾经辉煌过的工厂，她的名字也叫“长江”！

●刘豫东 / 艺术人生

窗纱上的壁虎



晚上，临完《兰亭序》字帖，习惯地将毛笔在笔洗里洗净后，正准备看书，不经意间，看到外侧的窗纱上竟趴着一只壁虎。

壁虎大概有 10 厘米左右，一动不动的，那样地全神贯注，仿佛一件工艺品。扁尖的脑袋，白白的肚皮，细长的尾巴，就连它的四只脚的脚步也清晰可见呢。没想到，今晚能如此近距离注视着我的这位“新邻居”。平时，见到的大都是在墙上活动的壁虎，不容易见到它白肚皮。关于壁虎，我老家人叫做“蝎虎得”。记得小时候曾学过一篇课文《小壁虎借尾

巴

巴》，学了课文才知道，壁虎的断尾，其实是一种“自卫”。当它受到外力牵引或者遇到敌害时，尾部肌肉就强烈地收缩，能使尾部断裂。这种现象，在动物学上叫做“自切”，至今仍留有记忆。在我的印象中，人们对于壁虎多的是善意，从不伤害它们。

窗外是一片菜地，因为晚上房间亮着灯，窗纱外有很多小飞蛾向着光亮，努力飞进房间里来。无奈，一张薄薄的窗纱阻挡了它们向往光明的路。也许，这只壁虎发现了这个好地方，遂盘踞在此。于是，这块窗纱便

成了它的领地。白天，壁虎会躲起来养精神，一到晚上，便悄悄地出来活动。用“昼伏夜出”形容它，似乎很恰当呢。

当然，为了饱餐一顿，壁虎也是要付出代价的，那就是要有足够的耐心，灵敏的反应速度。静观默察，然后闪电般地出击，这可能是壁虎的生存法宝了。想到这，我也来了兴致，放下手中的书，凑上前凝视它“狩猎”的过程。一分钟、两分钟、五分钟、十分钟……我的脖子都有些僵直了，可它还是一动不动，始终保持着攻击的姿势，那样的淡定。窗纱边上的小飞蛾们有的在爬行，有的在飞舞，全然不知危险的来临。突然，一只小飞蛾被它牢牢地咬住了，我揉了揉眼，还没看清是怎么回事呢，也许是我的反应是太迟钝了。看着它津津有味地享受着胜利果实，我也替它长长地舒了口气。别说，这静静的夏夜里，在这张不起眼的窗纱上，竟然上演着如此不动声色的“杀戮”。

真不知道，这只壁虎为了生存下去，每天晚上要坚守到几点，要付出多少耐心。看着壁虎那淡定自若的神情，我真有点肃然起敬了。为了不打扰这位“新邻居”，我慢慢地拉上了窗帘。躺在床上，那壁虎专注的神情依旧浮现在眼前……我想，这是我临摹《兰亭序》的后续呵。

●马冬生 / 书讯

作家悠悠路长篇历史故事 《话说明朝那时候儿》出版

近日,我市作家悠悠路创作的长篇历史故事《话说明朝那时候儿》,由中国纺织出版社出版发行。据悉,该书是中国纺织出版社策划编辑的“话说中国历史”系列丛书的其中一本,目前网上销售很受追捧。《话说明朝那时候儿》是作者悠悠路运用自己独特的语言,以通史的形式,一反说教和填鸭的枯燥,全新演绎了明代的兴衰风云。全书分“朱元璋的奋斗史:从草根到皇帝”、“盛世之王朱棣:我天生就是做皇帝的料”等十个章节。此书的编辑在推荐语中说,“历史可以学,学的是知识和经验;历史可以读,读的是趣味和消遣。历史并不是那么学究,在岁月烟云的背后,历史拥有一张顽皮的脸。”《话说明朝那时候儿》,就是运用轻松的语言,将明朝时期的历史通俗化。

《话说明朝那时候儿》作品的出版,标志着我市作家悠悠路文学创作的丰收和焦作当代女性文学创作的繁荣。悠悠路是我市近年来在网络文学中涌现出来的一位知名写手。悠悠路,女,真名路虹燕,上世纪 70 年代中期出生于河南省博爱县。迄今,她先后在《人生与伴侣》、《酒尚》、《女人坊》、《爱人坊》、《丽人》、《东方女性》等杂志发表多篇美文、爱情小说、悬疑小说等,出版了长篇科普人文地理《惊险阿非利加》。

●悠悠路 / 新书过眼

皇位之争：靖难之役 ——《话说明朝那时候儿》节选

早在朱元璋南争北战打天下的时候就对祖国的大好河山发出感慨，天下如此之大，将来我一定让我的儿孙划藩为王，共同保家护国。朱元璋这一美好的愿望带给大明江山以及后代的福是祸？且往下看。话说，洪武三十一年（1398 年）闰五月，朱元璋驾崩，结束了自己传奇的一生，终年 71 岁。可是朱元璋死后并没有把皇位传给儿子，直接传给了自己的嫡孙朱允炆，也就是后来的建文帝。

朱元璋有二十六个儿子，为什么要把皇位传给孙子而不是儿子呢？这话得从头上说起，朱元璋在世时的太子是嫡子朱标，可惜这位皇太子没有做皇帝的命，还没等到朱元璋退位，离皇位还遥遥无期，他就结束了自己尊贵又平淡的一生，时年 37 岁。重立太子确实让朱元璋费了些脑筋。大明朝对皇位的继续并不是以贤德居之，而是明文规定：皇储，国之根本。有嫡立嫡，无嫡立长。

朱标去世后，朱元璋确实是想在儿子里选接班人的，当然，最有希望的就是行事作风完全与自己如出一辙的四子朱棣。然而，这个想法最后给否定了。因为朱元璋一生都在推崇理学源，他有着比之常人更为强烈的正统思想，所以在立储这样的国家大事上更应该遵循的就是大明的礼教宗法。当然，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大臣刘三吾的一句话：如果你立朱棣为储，那如何面对另外的亲王？是呀，当时朱元璋已把自己的二十四个儿子和一个孙子封为亲王，分别划地为藩，让他们上卫国家，下安生民，而当时的朱棣早已在北京那片做了多年的燕王了。朱元璋已经是六十多岁的花甲老人了，也许他也不想再动大的干戈了，也许是不想打乱立储的规矩，也许是想以此为例，让后人有例可循吧！于是，太子之位就落在嫡孙朱允炆的头上。

可是世事难料，一切都不可掌握。朱元璋是万万没有想到他死后不久，一场争夺皇位的战争——“靖难之役”拉开了帷幕。

朱允炆做了皇上后，与自己的祖父思想完全不同，他一直对这些“上卫国家，下安生民”的藩王耿耿于怀，他不是朱元璋可以安享这些儿孙之福，那些个个如狼似虎的叔叔们让他唯恐会酿成汉代“七国之叛”、西晋“八王之乱”的悲剧。眼瞅着藩王的势力越来越大，建文帝更是愁的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此时做为重臣的齐泰、黄子澄俩人为建文帝出谋划策——削藩。

这一次，建文帝遇到了自己的祖父朱元璋当年的选择——先灭陈友谅还是张士诚的问题。削藩，原本直指的矛头就是势力最大的燕王。然而真正实施时，建文帝选择了普通人的习性——先捡软柿子捏。这就显示了这个帝王所欠缺的王者之风了。建文帝先对付了最弱的两个藩王。这一下激怒了那些在自己的王国里过的本来还算得上滋润的藩王们，其中，反应最激烈的就要数燕王朱棣了。你想呀，本来他就窝着一口没当上皇帝老子的气，这气还在胸口没消化完呢，好吧，今天又在老子头上撒尿了。朱棣那个怒发冲冠是不用提了。直接就想上应天找这个做皇帝的侄子理论理论。他一边准备着上京，一边操练着兵士和打造兵器。当然，他不会师出无名，不然，连个入京的理由都没有，他怎么站出来理论呢。这个不难办。祖上有训：为恐权臣篡权，藩王有移文中央索取奸臣和举兵清君侧的权利。于是朱棣以此为理由，称齐泰、黄子澄为奸臣，须加诛讨，并称自己的举动为“靖难”，“靖”指平息，扫平，清除。“靖难”代表平定祸乱，平息战乱，扫平奸臣的意思。然后打着“清君侧”的口号，带着自己的军马浩浩荡荡直奔京都——南京而去。建文帝再傻也知道朱棣想要干什么。于是召集大臣商议开战。可是苦于朱元璋后期大肆杀戮功臣宿将，到了这会儿，想找个带兵的都不容易。最后勉强起用年近古稀的老将长兴侯耿炳文为大将军，率军 13 万开始北上伐燕。可惜的是南方战士多不服北方之士，还未能怎么交锋就败下阵了。无奈，建文帝不得不听从黄子澄的推荐，任曹国公李文忠之子李景隆为大将军。话说，李景隆只是个占了父光，一点真本事都没有的草包一个。不过还好大明朝有的是人马，建文帝一下子拨给李景隆六十万兵马。有这六十万浩浩荡荡的队伍，李景隆也着实打了一个胜仗，原本，可以让朱棣死于乱刀之下的，可是建文帝这个文绉绉的皇帝有着与其祖父完全不同的性格——仁慈，一向以德服人的他并不想担负弑杀皇叔的罪名。于是给了朱棣翻身的机会。

“对敌人仁慈，就是对自己的残忍”。估计这句话朱允炆没听过，生于深宫长于深宫的他根本不懂得人性的险恶，文绉绉的书生气息怎么抵挡住朱棣咄咄逼人的君王之威。之后，大将军李景隆是一败到底，建文帝撤免了他的大将军职务。听从黄子澄的计谋，走了个下策，遣使议和以求缓颊。此时的朱棣怎么肯言和，一开战，建文帝早就给自己定下罪名了“谋权篡位”。这是什么样的性质，他心里清楚的很，一旦妥协，来个秋后算账，那后果，不用想就胆战心惊。万般无奈下的建文帝又一次以割一半的皇土，分南北朝为条件同朱棣交涉。这次又被朱棣拒绝了。这一场战争着着实实打了四年。建文四年（1402 年）六月，当朱棣的大军兵临城下时，削职去守卫金川门的李景隆和谷王为朱棣开门迎降。

朱棣大大方方地接受了文武百官的夹道欢迎，并在群臣的拥戴之下坐上皇位。是为明成祖，年号永乐。朱棣入宫后，并没找到建文帝。而所谓的皇宫早就成了一片火海。朱棣下令刮地三尺也要找到建文帝的，可是最后找到了只是一具被冠以“建文帝”名字的面目全非的尸首。

这场最大规模的一次内战，是朱氏皇朝建立不久即发生的一次人伦惨变。朱元璋九泉之下一定会想不到，自己的美好愿望最终酿成明朝第一宗特大悲剧。

（本版图片均采自本报资料库）